

漁
墅
類
稿

欽定四庫全書

漁野類稿卷五

宋

陳元晉

撰

記

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於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

眠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面勢黝
昧大懼不足以竭虔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
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羨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
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藂翳下為汚池然嚮南明敞平治
而埤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委善化
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
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迺七月朔肇役庀
徒焚巖翦蕪疏如決汚築嬴千夫厥基砥如立堂三楹

延宇垂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閤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
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憇武夷山中士友公集客有詰余
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於隍戎復於莽托裏捍表護
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予
非迂乎余曰邇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
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
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
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厚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

先以風之俾民若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
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外夷者必尊君必親上可
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
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
閉息而緩急有所怙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
區區所為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
之石以諭學者焉

廣州州學序賢亭記

淳熙初元詔州縣學立射圃獨嶠南以荒遠無應令越
五十年而南海郡博士許君巨川始克為之相地番山
之趾散蕪輦穢增庫夷高抗侯於西締亭於東凡費錢
十萬出於君所捐與帥守應純之所佐者各半之亭成
扁曰序賢侯又以弓矢贈君乃率諸生合射非籍於學
非齒於鄉而徒以藝進者不與其寮陳元晉適以校文
聯事觀其成諸生進而以記請辭不獲則為之誦所聞
曰周官六藝射次禮樂澤宮所差諸侯由此其選以射

教士尚矣而羿之善稱於天下卒不為孔孟所予何哉
古之射禮擇耦為先公罔之表序黜揚解而延堵觀之衆不
肖者却而未純於善者慙不敢進惟執德信道之篤者
在焉故吾夫子所與揖升下飲者皆賢也而方矢云乎
哉苟夸藝而不貴德則號猿貫虱折翼附膚者控弦而
登而洙泗及門或羣形其絀矣而可乎許君飾已以先
物康色以誘善吾黨浩然歸重而臺閭敬信之由是聲
應氣合學政畢舉創小學廣弟子員增歲廩之租補皮

藏之籍講鄉飲之禮飾丁祭之服矣而又以餘力及此
且表亭示訓為諸生勸其用力勤其存心忠諸生其何
以稱繼自今日脩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定而後
發春秋游藝借之以驗行事曰凡吾平日所為果若賢
歟果足稱先生所序歟若是而面正鵠布武此亭可無
愧色行有不慊於心則望矍相而返者心誠求之益求
所以稱所序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諾請以是為記嘉
定昭陽協洽歲除月望日文林郎廣州增城縣丞臨川

陳元晉記

汀州卧龍書院記

紹定二年閩寇自汀之潭禍延邵劒聲震建福漳泉之間明年四月通判安豐軍事李公華被命護淮西軍討捕首會招捕使陳公韓決策所向公謂賊之根源於潭飛招賢者腹心也流漫於數郡十餘縣者四支也潰其腹心則四支不能振掉矣時賊方四出公自延平轉戰而前指賊之巢穴為的賊歸則邀擊來則迎勦將士用

命遇賊則克南擣招賢之墟北夷潭飛之窟兇渠失據
次第就擒而閩寇之大勢定矣初寇亂方殷汀卒闖隙
陵守將為暴内外交急人心搖搖公詭辭調溫陵戍兵
來汀已密布靖內之畫至是入攝郡事首亂伏誅一塵
不驚民之惴不自保者乃克復有其家室天子嘉之命
公為真公當師旅飢饉之餘簡節踈目輯散鳩亡威暢
惠孚人和歲稔退食之暇考圖訪古知郡後山麓故有
卧龍亭者蓋因山取名歲久圯矣獨陳公元輿之詩在

猶膾炙人口觸境興懷庀工肇役相郡西偏為堂三楹
前榮後室翼以兩廡扁仍亭舊曰卧龍書院而刻諸葛
忠武侯遺像於其間圖八陣奇正之勢書王業不偏安
漢賊不兩立語於左右壁而朝夕瞻敬以寓願學思齊
之意蓋不徒存故迹侈後觀也則遺書屬元晉記之元
晉惟疇昔番禺幕府與公為寮相得最深風簷握手月
牖對床劇談世事往往至夜分嘗相與竊嘆今世之士
氣卑論弱不以厚處其身觸事畏縮惴惴若不可為者

顧余無挾妄行擬步輒躋方自退省而公敏識強力易人所難功立名顯且以昔賢之遠且大者自期此余所媿而樂為天下道者焉敢以固陋辭夫靈於物而為人秀於民而為士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苟一物之不體則吾身為不仁古之人視民饑溺由已所致弗克俾后為堯舜則若撻於市蓋士之一身其任重固如此而非曰食君之祿則懼其以不任事為辜耳而況大義未伸四郊多壘事會方來顧沈酣於生死醉夢之境頑

然而弗之思可乎公受任驅馳不肯以賊遺君父謀畫
夙成機警捷出料事制變卒潰於成固已賢於人遠矣
然猶慨慕忠武侯之風而竊有志焉其知士之所以為
士者歟雖然有閎大廣博之思必有斂退密察之功有
激昂奮發之志必有沈重靜專之守忠武侯之風烈炳
然與日月爭光固其志略所就然友元直拜德公尚賢
好善休休有容其蓄德甚裕也集衆思廣忠益惟恐已
有纖芥之闕其處已甚嚴也躬耕草野無意聞達身都

將相所欲不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心者其操持甚
固也然則忠武侯之所以抗志明義不撓不折足以質
諸天地而不慙者豈夸詡之為哉要有為之本者矣故
因公之請輒誦所聞而致朋友切磋之義焉公於余言
莫逆儻以為然乎公字實夫建安人為辛未進士以功
擢大理寺簿今以直寶章閣守郡云六年正月既望臨
川陳元晉記

翁源縣令廳壁記

余與李實夫為辛未同年後十一年會於羊城又為同
幕時翁源令闕諸司推實夫能議辟上余愛實夫之才
之奇謂不應深入瘴重處實夫笑曰今仕者每患五削
不易得故抗走塵俗惟視上官色可否脅息不敢喘同
列矛戟相向見便則奪權要之門苟可梯媒如蟻慕羶
如蚋聚醢不復顧惜名義使其氣餒精搖為身之殃心
之病者甚於瘴也革誠未能忘情斯世使得一山水縣
治之為可扳功令為脫選計其吾心休休焉出則勤於

民入則休於書比及三年神全守固無愧忤於俯仰間
猶將使窮林深谷匹夫匹婦皆無所疾苦瘴焉能病予
哉於是辟上不辭命下即日就道未幾政聲獵獵日起
婢妾得職流徙復業僵植壞修百廢具舉隱然為韶五
邑寂兩臺交薦之且通籍殿中矣蓋不惟實夫之才術
足以自著而其識趣屢出流俗之表為難能也又三年
余需次里中實夫遣介走千二百里來告縣治之成且
曰翁源舊無壁記父老黃汝旻多能言舊事暇日帥僚

佐載酒訪之得乾道乙酉以來宰者姓名自張君教而下十有五人乃壽諸石以補闕典敢求數語饒其上噫實夫之敏於事雖其小者不苟如此故予不復為漫衍而直書實夫所以來翁源之意以告後之君子毋徒曰小邑寡民云耳皇上踐阼之初元八月既望宣教郎新慶元府奉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臨川陳元晉記

崇安衢川橋記